

郭开慧·著

川军骁将

郭勋祺

——
抗战篇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军骁将

郭勋祺

——
抗战篇

CHUAN
GUO
KANGZ

JIANG
GUO
XI

郭开慧·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袁 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川军骁将郭勋祺. 抗战篇 / 郭开慧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14-8638-2
I. ①川… II. ①郭… III. ①郭勋祺 (1895~1959)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0575 号

书名 川军骁将郭勋祺——抗战篇

著 者	郭开慧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638-2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0.7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欣闻郭开慧老师《川军骁将郭勋祺——抗战篇》一书即将付梓面世，感佩系之。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意义重大。7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濒临民族危亡之时，远在大后方的四川先后派出350万子弟兵，义无反顾地抛妻别子，奔赴抗日战场。

东征阻截日军的川军23集团军5万草鞋兵在南京保卫战中，面对20万装备精良、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在力量极其悬殊，条件极其艰苦恶劣的情况下，用血肉之躯拼死作战，以高级将领145师师长饶国华牺牲，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病死前线 and 数以万计将士伤亡的惨痛代价，阻滞了日寇的进攻，为几十万中国军队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而为中华民族八年抗战保存了至关重要的主力部队。这段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历史，那些惨烈的战役和无数川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几位年龄60以上的老人，有幸先拜读了郭老师的书稿，他们感慨不已！几十年了，竟然都不知道日寇铁蹄肆虐中国时，中国军队还保卫了南京！更不知道还有那么多川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打得如此惨烈！伤亡如此惨重！感谢郭老师记录了这段悲壮而辉煌的历史，让这段尘封已久的川军抗战历史重见天日。

“生女当如郭开慧！”这是郭老师部分书稿由皖南《泾县论坛》发表后，读者对她的高度赞扬。郭老师年届七旬，术业专攻理科，长期在高校担任物理教学工作。她立志要将父辈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史实记录下来，编撰出版，以此寄托对父亲和抗战英烈们的深切缅怀。一俟退休，就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潜心研究这段历史，为写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查阅了很多原始档案，走访了多位健在的老兵及他们的后人。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她在先生的陪同下，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长途跋涉，三次重走父亲抗日路，奔走于江、浙、皖等地，足迹遍及父亲当年的抗日战场，访问百姓，追根寻源，收集资料，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素材。近年来，反映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但

是，像郭老师这样由抗战将领家人、子女亲自撰写的并不多见。且有史有据，有血有肉，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照片，电文，书信，丰富生动的细节描述，夫妻情，儿女情，将士情，军民情，许多感人的故事令人动容。民风民俗，乡音乡情，跃然纸上，读来让人倍感亲切，真实地再现了骁勇善战的郭勋祺将军等 23 集团军将士们的英雄群像。

以上数语，言不尽意。现敬录皖南汪为之诗：

“草履八千里，提师出康川。黄沙掩忠骨，英魂镇青山。”

谨以此表达对那些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献身的川军将士英雄们的深深缅怀！希望有更多书写这段历史的佳作问世，以鞭策后人！

（作者系抗日烈士李家钰将军之子）

李克林

写于 2015 年清明节前

向中国抗日军人致敬

——读《川军骁将郭勋祺——抗战篇》有感

我有幸先睹为快，在2013年1月就读到了《川军骁将郭勋祺——抗战篇》第一稿。作者郭开慧女士，带着诚挚的感情，用朴实流畅的文笔，生动的语言，以人言事、以事说人的方法，讲述着真实感人的故事。读之，仿佛回到了激情燃烧的抗战岁月，感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会，觉得自己穿越时空，与一大批抗日英雄面对面交流似的，使得我的心灵又一次得到净化与升华。

开慧是从事大学理科教学的物理教师，写出了一部精彩的抗日英雄赞歌，实在令人佩服。这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这是她用了八年的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的厚积薄发之作。为此，她曾经去美国、中国台湾和北京、南京、武汉、成都等地图书馆或档案馆，查阅、收集了大量资料；也走访了很多抗日老兵和老兵后人，在写作过程中向他们请教。我衷心祝贺这部好书出版，相信它定能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读后感触良多，集中一点是：向中国抗日军人致敬！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反侵略、求生存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大团结，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军民上下齐心协力抵御外侮的胜利。朱德总司令对抗战胜利的总结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不论是中央军和地方军、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中国政府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序列中的对日作战部队。这些部队的将领和士兵，不论在哪个战区作战，不论在中国境内作战，还是在印缅作战，都是中国的抗日军人，都在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侵略者，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为国家民族存亡而战。他们都是民族英雄、国家功臣，都应该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尊重和崇敬。

如书中所述，一些抗战老兵的晚年境遇令人心酸难过。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关注抗战历史、关爱抗战老兵的社会团体和个人多了，志愿者的队伍越来越大。这些民间人士给予健在的抗战老兵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抚慰，做了

大量工作。作为抗日烈士后人，我向他们表示谢意和致敬！

抗日老兵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他们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段光辉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时至今日，应该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来对待历史和与那段历史休戚相关的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年青一代真实、全面、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努力！

祈愿战争远离人类！祈愿世界永久和平！

（作者系抗日烈士饶国华将军之女）

饶毓琇

2015年3月5日

前 言

郭勋祺其人

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舞台，风起云涌、变幻莫测。

20 世纪上半叶，在激烈的内战、残酷的抗战中，有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留下满身伤疤，人称郭莽子的川籍著名战将。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有人敬，有人恨。他，便是先父郭勋祺。

郭勋祺（原名洪清），字翼之，四川华阳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幼年失怙，躬身农耕。

青少年时期的郭洪清，目睹国弱民穷、列强交侵，他发愤切齿，以精忠武穆自励，愿为国家驱驰沙场。民国建元（1912），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农奴主叛乱，叛军攻入川境。他应募入伍，参加了收复四川理塘的战斗，因其骁勇，从一个裹腿兵累功擢升为团长。

大革命时期，郭勋祺在国民革命军刘湘、潘文华属下任旅长，兼江巴（重庆）城防司令。他热心于重庆国民党左派活动，1926 年，为响应北伐，积极参加了吴玉章、杨闇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之长兄）、朱德、刘伯承等召集的“顺泸起义”会议。起义失败，他被褫夺兵权。

1927 年，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的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群众大会，不幸演变成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郭勋祺违背上司旨意，接纳逃入家中的学生和工人群众，保护并帮助多名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脱险，其中包括陈毅。

1935 年年初，刘湘、潘文华奉蒋介石之命，令郭勋祺率部入黔阻击红军，打了一场差点改变中国现代史的土城之战，成为川中名将。

时值日寇大举侵华。“四川王”刘湘请郭勋祺到重庆李子坝私宅，面授机宜：

“我们同红军是水火不容，但又都是中央军要消灭的对象。如果红军北上抗日，买好送客，决不对消；万一红军入境，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则中央军必

然跟进‘围剿’，乡土变战场，父老遭涂炭。那——就不惜一切与之硬拼，挡在川外！你行动决策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渡不渡长江。”

深明大义的郭勋祺，不忍兄弟阋墙、桑梓百姓遭殃，忠实地执行了刘湘的旨意，不与红军多周旋。土城之战以后，便有了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

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首次把此次战役公之于世，称赞“郭勋祺的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并送他 Panda（大熊猫）之雅号。其实，川人送郭勋祺的绰号是“莽子”，大概由于翻译之误，索氏称郭勋祺为 Panda。

1937年9月，郭勋祺以国军中将师长衔，率军出川抗日。在南京保卫战的太湖西岸战役中，力挫日军第十八师团、第114师团及国崎支队，掩护我主力部队后撤，身负重伤。伤愈，晋升第50军军长，在安徽长江以南抗日，屏障皖南。

1938年春，郭勋祺联合谭震林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牵制日军第6师团于芜湖，策应台儿庄大战；同年夏秋，腰击长江日舰，支援武汉会战……郭勋祺因战功卓著，晋升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军军长，成为川籍抗日名将。

抗战期间，郭勋祺以民族大义为重，置身党争之外，与中央军、新四军合作，共御外侮。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著《中国的战歌》，称赞郭勋祺为“一个最为进步，头脑开明，具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

由于他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屡遭谗言，于1940年初，被第二次褫夺兵权。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勋祺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驻守襄阳。襄阳城破后，被老友刘伯承、陈毅等接往中原军区，以诚相待；后受托回川，策划起义。翌年，他以新成立的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之名义，与驻防成都之国军签订“和平公约”，遂使天府古城免于战火，桑梓百姓免遭涂炭。

1950年后，先父历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等职。1959年病逝于成都。

郭勋祺在抗日战场上骁勇善战之威武雄风，彰显了中华民族之英雄气概。有诗赞曰：

西蜀郭公兮，军中之杰。慨当以慷兮，民族大义。

喋血沙场兮，保我家国。将军虽逝兮，英魂永在。

（四川大学谢谦教授赋诗）

何以写此书

家父离开我们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他那高大、慈祥、略显忧郁的形象，时时萦绕在我脑海。

父亲是个率领千军万马，上战场敢于舍命的军人；母亲是个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的知识分子。可是，我们的家庭跟人们想象的完全相反，是个地道的慈父严母型。长期以来，8个儿女，一提到父母，众口一词：“爹爹（儿女们对父亲的称呼）最爱我。”如果有人问：“你母（儿女们对母亲的称呼）呢？”儿女多半不做回答。

儿时，母亲每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要求娃儿们，门门功课争5分（当时的最高分）；还要求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在公众场合须“忍屁吞痰”，对长者保持半个屁股坐凳子的尊敬姿势。对不按要求做的孩子，以竹片打手心、停发每周几分的零花钱以示惩戒。会后，父亲往往会对受罚的孩子轻言细语地劝解，“知错要改。你母管教严，是对你好”。

儿时的我，每到新学期，总磨蹭到最后才去报到，怕在众目睽睽之下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我也不敢写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的申请书，因为加入这些组织，必须批判自己的“反动家庭”。面对受歧视的家庭出身与慈祥和蔼的父亲，我内心十分矛盾、困惑。

直到60年代初，发生了一件事，才让我心里稍微有了点底气。那时父亲已去世，家中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拮据。我在家中的破布堆里，翻找补衣服的布料，扯出一段皱巴巴、已看不出本色的旧布，对上面布满咖啡色的污渍很好奇。这个污渍中心有脸盆大小，四周斑斑点点。

母亲说：“这是你爹爹的血衣。”

“血怎么是这个颜色？”

“几十年了嘛。”

我紧张地说：“拐角巷子揪出一个地主婆，被斗死了。就是因为在她家搜出了一件血衣。”

母亲冲着我吼：“不一样！这是你爹爹在南京保卫战中打鬼子，流血负伤的凭证！”

其实，那段长方形的布，不能叫血衣。我猜，可能是父亲受伤时，用来裹伤的布。父亲留着它，作为纪念。

不久，这段布没有了踪影——母亲还是害怕，悄悄把它销毁了。

到了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血统论”甚嚣尘上。

有大学同学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一个贫农出身的同学却斩钉截铁地说：“她，不能入团！她从来没有批判过她的反动老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同学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冲着我吼：“郭开惠站起来！交代你反动老子的反革命罪行！”

我站起来，低着头，卑微地说：

“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鬼子，身负重伤，差点丢命。”

在没有人附和的情况下，对我的批斗还未展开，就转为其他议题。

苍天有眼！即使在阶级斗争最疯狂的年代，也没有人胆大妄为到敢于公然诋毁伟大的抗日战争（近几年我才知道，我能躲过这一劫难，还另有玄机）。

20世纪改革开放后，母亲、亲友中的长者和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谈论的无一不是爹爹的传奇故事（长者们均以我们的口吻，称我父亲为爹爹）。

我曾遗憾过，我们家族怎么就没有一个学文的呢？否则，定能写出一本感人的好书。

退休后，我开始收集父亲的抗战资料。可惜，母亲、长辈和能见证这段历史的老兵，一个接一个谢世。

朋友告诉我，去图书馆查找报刊资料。我被提醒：对呀，精神能永存，文字能长留。于是，一有机会我就去图书馆，包括省外、国外图书馆。真的还挖掘出不少有用的资料。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东亚图书馆，一个月时间，只要是工作日，一大早就带着面包、水果，赶一段火车，再转汽车，来到中文阅览室。下午闭馆前，收拾背包，赶汽车，再转火车，回到住处。

在东亚图书馆中文阅览室，我跪在落地窗前的地毯上，借用自然光拍摄资料，以避免碍事的顶灯反光。一双锃亮的皮鞋进入我的眼帘，抬头看见一张亚洲人面孔。

问：“Are you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

答：“No! I am Chinese.”（“不！我是中国人。”）

我在心里嘀咕，我是专门来找当年 Japanese 侵略罪证的。

成天坐在图书馆，外人看来枯燥无味，我却乐在其中。只要找到有用资料，喜、乐、哀、怒，五味杂陈。

2013年年底，我在先生的陪同下，用一个月时间，沿着父亲的抗日足迹，走访了几个主战场。有收获也有遗憾。

在几处抗日战场遗址，老乡们证实了当年川军跟小日本打仗之勇敢和惨烈，他们说：“早些年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捡子弹壳、炮弹壳玩。”可是，这些抗战遗址，无任何纪念性标记。

在浙江长兴金村（现在的香山村），见着老人我就问：“打南京保卫战时，144 师师部在村里哪个位置？”在皖南青阳木镇，我也问：“当年，打日本鬼子的 50 军军部在哪条街？”上帝保佑，几乎在我的提问得不到答案而绝望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巧遇耄耋老者，得知答案。

但是，也有不少牵肠挂肚的遗憾。在皖南，一个 70 多年前的川军师部遗址，在风雨飘摇中快要坍塌；“国民党政府军阵亡将士孤魂碑”墓碑深陷，野草丛生……

2014 年 12 月，我和抗战将士后人循着父辈的足迹，来到皖南泾县厚岸、太平盛村等地，受到当地民众盛情欢迎：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我，领悟到：中国抗战史不会在我们这一代丢失、遗忘，它会在后代子孙中永传下去！

回到成都，我减少会亲聚友，不跳广场大妈舞，不打麻将，也不再打自小酷爱的乒乓球。我将收集到的资料和母亲、兄长曾经的追述，以及存留于我心中父亲的音容形象，分秒必争地敲击记录在电脑上。

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整理出一本书，追述父辈的抗战往事，让尘封的川军抗战史重见天日，让抗日先烈的英魂得以安息。以此寄托对父辈的深切缅怀，同时，也感谢战地老百姓对抗战川军的爱戴。

目 录

序	李克林 (1)
向中国抗日军人致敬	
——读《川军骁将郭勋祺——抗战篇》有感	饶毓琇 (1)
前言	(1)
第一章 为了民族存亡的纪念	(1)
第二章 请缨出川 共赴国难	(15)
第三章 川军保卫南京	(57)
第四章 汉口养创与反攻芜湖	(89)
第五章 团结抗日 保卫皖南	(120)
第六章 战地之花	(162)
第七章 封锁长江 屏障皖南	(183)
第八章 抗日坎坷路	(238)
第九章 坚持抗战 赢胜利	(254)
第十章 重走父辈抗日路	(272)
后 记	(313)

第一章 为了民族存亡的纪念

无名英雄

2010年8月31日，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东大门前隆重集会，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

上午9时，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仪仗队正步走向纪念碑，敬献花圈。出席这次纪念活动的四川省军政领导人、抗战老兵及抗日将士的后人，相继走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围观群众，人头攒动，神情肃穆。

人们在这里祭奠那些不忍想起，又难以忘却的，7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川军将士们。

军政要人与抗战老兵合影后，又与出川抗日名将的后人李克林（烈士李家钰上将之子）、饶毓琇（烈士饶国华上将之女）、郭开慧（郭勋祺中将之女）等合影。

十多位白发苍苍、风烛残年的抗战幸存老兵，挺直身板，用湿润的眼睛仰望着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内心呼唤：“战友们，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忠骨散落在异地他乡的英灵们，你们能安息了吗？”

如此盛大、高规格的川军抗战纪念活动在纪念碑前隆重举行，尚属首次。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原名无名英雄纪念像，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伤亡的65万川军将士，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创作，于1944年7月7日风风光光地落成于成都市东城门洞口。无名英雄纪念像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为成都市一大景观。

后来，“英雄”被冷落了。

成都有个传说：某年寒冬腊月的除夕夜，一个身着单军衣、冻得打哆嗦的瘦弱男子，来到东城门洞的汤圆摊吃汤圆，狼吞虎咽，呼呼进食后，口袋里却掏不出一分钱来。慈悲的摊主看他可怜，便说：“算了算了。这大过年的，就算我请你吃的。”这男子感激地举手敬个军礼，转瞬便不见了。

第二天清晨，摊主摆摊时抬头一望，怎么啦！纪念碑上“无名英雄”的嘴角上竟沾有白色的汤圆粉子。

“有个赴国难的士兵，从阴间回来过年了。”奇闻逸事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全城皆知。人们纷纷从家里端来热气腾腾的汤圆，摆在纪念碑下，祭奠英灵。

1966年年初，“英雄”的处境就更糟糕了。这个“相貌酷似蒋介石”“帽徽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兵痞”，以“妨碍交通”为由被砸毁。

23年后的1989年8月15日，四川省政府按照原样，重新塑造“英雄”，让他立于成都市万年场。

2007年8月15日，纪念碑迁址于成都市人民公园东大门。“英雄”终于回到了70年前他们誓师抗日的出征之地。

高高的纪念碑上，站立着一位永恒的战士，身着国民革命军夏季军装：单衣、短裤、绑腿，腰别两颗手榴弹。战士脚穿草鞋，身背大刀、竹背架和竹斗笠，极具川式军人特征。他目光炯炯，双唇紧闭，定格于一个特殊姿势——双手紧握上了刺刀的步枪，俯身跨步，向敌人冲刺。

这是中华民族濒临存亡之际，奋起抗战而流血牺牲的川军将士的缩影；这里是殉国难的川军英烈魂归之地，也是抗战将士后人永远祭奠之处。

无名英雄面向东方。身后的小广场上，群峰耸立，松柏青翠，瀑布飞流。这背景象征着英雄的坚强后盾——四川家乡；这背景也象征着英雄为之舍生忘死的祖国大好河山。

英雄永远是那样年轻、英武，但是他却永远地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献花，越来越多的人传颂着川军英勇抗战、保家卫国的故事。这本书正是要讲述川军抗日的动人故事。

姐妹奇遇

近年来，每逢抗战纪念日，参加过抗战的耄耋老兵和川军将士的后人，总会来到无名英雄塑像前，缅怀先烈，寄托哀思。

2008年9月18日，在无名英雄像前的纪念活动一如既往。

一大早，我乘车赶去。从人民公园西门进入，路经一拨又一拨、围绕着高分贝音响，或唱或跳，热情奔放的中年人群；沿着幽静湖畔，穿过坐满颐养天年的娴静老人的“鹤鸣茶社”；再出公园东门，径直来到无名英雄塑像前。

汽车川流不息，路人行色匆匆。

一位头发花白的瘦弱女士，静坐街边梧桐树荫下的水泥墩上。她和我四目

相对，我不由自主地向她走去，她起身相迎。

“请问，您是抗战川军后人吗？”我敢于这样冒昧地问，是因为在此时、此地的等待者、盼望者，十有八九与抗战川军有着深厚的渊源。

“是的，我是 145 师饶国华的女儿饶毓琇。”

“你好，我是 144 师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慧。”

“啊！”一声感叹，两手紧握，互称姐妹。

两人不约而同地都用川军东征阻击日寇的第一仗——南京保卫战中，各自父亲部队的番号来介绍自己。

“李三哥！”

随着饶姐挥手一叫，一位老者步履犹健地来到跟前。

饶姐介绍，他是李家钰将军的三公子李克林，已快 80 岁了。

一位 50 多岁的清瘦女士，正忙于招呼来人。这位女士的父亲，就是塑造无名英雄像时的模特儿：川军抗日战士张朗轩。

“喂，川军的女儿……”我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了。

她一愣，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的记忆之门乍然洞开，惊呼道，“哦！张光秀，你不介意我叫你‘川军的女儿’吧？”

“介意？”小张面泛红光：“高兴还来不及嘞，就不知道我配不配这个称号！”

“配！”我说。

2011 年清明，我和家人来到成都北郊磨盘山扫墓。穿过黑漆漆、阴森森的花岗岩墓碑群，来到父母的合葬墓前，擦拭干净墓碑，供奉鲜花、香蜡祭奠，双手合十，默默祷念，寄托哀思。

垂头离去时，一个声音响起，“喂，你们好！”抬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眼前已经站着老、中、幼三人。

那中年人先开口：“请问，你们是郭爷爷的后人吗？”

“是呀！我是他的女儿。你们——”

那富态老人说：“我是刘兆黎的女儿。你知道刘兆黎吗？”

“太知道啰！出川抗战的 146 师师长嘛！”我一提及父辈的抗战往事就来精神：“嗨，1937 年年底，南京保卫战中，我老爹的 144 师和你老爹的 146 师，奉命开到长兴附近的太湖西岸阻击日军。我们的父辈是在同一战场上打鬼子的战友呀！”

我问刘姐：“你们怎么找来的？”

“扫完墓，我儿子说，‘那边有郭爷爷的墓，去看看’。我们就过来了。”

好奇怪哟！几十年过去了，茫茫人海中，并不相识的我们，竟然在老人墓

前不期而遇。联想起2008年与饶姐的离奇相识，我借饶姐的一句话来说：

“我们的老人家在天上会师，看到后人在祭奠、怀念他们，高兴了。他们希望地上的儿女们，也跟他们一样，兄弟姐妹亲情相处。今天的奇遇，是老人家在天上给我们安排的。”

告别时，互留讯息。

“我叫刘文镜。镜子的镜。”

“哦，静止的静。”我平摊左手掌不动，表示明白。

“平镜的镜。”

“对头，平静的静。知道了。”

几个月后，在无名英雄像前纪念“七七事变”。我邀刘姐参加，并赠她一本题有“刘姐文静雅正惠存”的书。最后留名时，刘姐的“镜”字才写出一半，我猛呼，对不起！此“镜”非彼“静”呀！中文之深奥，六七十岁的我，一不留神，经过几次核实还是出了错。

从此以后，李哥、饶姐、刘姐和我四人，就经常相约出席纪念川军抗战的聚会。

“真巧！”一次聚会上，我猛然说：“我们是‘3、4、5、6兄妹组合’。”接着解释：“我们都是抗战川军将领的儿女。李三哥属36集团军，本来又排行老三；我属144师，老四；饶姐属145师，老五；刘姐属146师，老六。”



川军抗日将领后人三四五六兄妹组合。左起：李克林、郭开慧、饶毓琇、刘文镜